尚書集注

堯典弟一 注 孔氏逸書一今亡 疏 孔氏書五十八篇堯典亦在其中而已此篇爲孔氏逸書一者蓋堯典今文所有當時立於學官並今見存不曰出孔氏逸書茲紀孔氏所有所亡今亡者凡二十四篇故以此爲一也其三十四篇今文所有者皆不在此數

尚書今注音疏卷二　江聲學

虞夏書弟一　虞書弟一

汩作弟二 汩于筆反俗讀作汩音域皆非 注 孔氏逸書二今亡

虞夏書弟二　虞書弟二

九共弟三 共居勇反 注 孔氏逸書三今亡

虞夏書三　虞書弟三

九共弟五 注 孔氏逸書四今亡

虞夏書五　虞書三

九共二第六　注　孔氏逸書五今亡

虞夏書六　虞書五

九共三第七　注　孔氏逸書六今亡

虞夏書七　虞書六

九共五第八　注　孔氏逸書七今亡

虞夏書八　虞書七

九共六第九　注　孔氏逸書八今亡

虞夏書九　虞書八

九共七第十　注　孔氏逸書九今亡

虞夏書十　虞書九

九共八第十七 注 九丘逸書十今亡

虞夏書十七　虞書十

九共九第十八 注 九共逸書十一今亡

虞夏書十八　虞書十七

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 敖音傲反 注 此九共逸文也見伏生尚書大傳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以九共之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曉然記其語曰云云此文也觀九共九篇此文實爲第幾篇之文則未由考知然則此與而傳其文乎後云

注 辯治也平當爲采字之誤采采辨治也 辯治說文辨部文云平當爲采字之誤者古文平作采學者習見采字輒誤以采爲古文平故堯典采章采䌛

釆在鴻範王省釆釆隸古定本皆作釆畫唯悉改爲亏矣以此推之此文亏字大是誤改其實是釆字也之譌釆未傳云亏、辨治也詩釋文云亏、韓詩作便埶則與堯典諸釆字史記皆作便同則毛詩亏字誤也實當爲釆、故云釆、辨治也用毛傳說而訓正異誤字

槀飫第十三 槀可勞反飫了召反 注 篇亡孔氏書大宋爲

虞夏書十七 虞書十七

大誓第十三 誓古文誓 注 孔氏逸書十二今亡

虞夏書十三 虞書十七

[illegible]誓第十五

虞夏書十五 虞書十三 尚書七三

疏 此但紀亏今見存之伏生所傳二十八篇此篇[illegible]堯典之後故云尚書二

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氒悳慕明弼諧

【注】說者以爲皋陶聖人故曰篇粵若稽古皋陶序以爲米狀鄭兼成讀古絕之是矣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端周書亦移解然也斯則解爲順考古道可也不必泥于同天之說說經固不可執一也允信迪蹈氒其慕謀强俌諧龢也泥奴戾反俌房雨反

【疏】班固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皋陶聖人以曰篇粵若稽古皋陶故云說者以爲皋陶聖人故曰篇粵若稽古皋陶曰篇謂題曰其篇也案稽古之證爲同天惟天子得爲是曰皋陶雖聖不可以同天曰之故以其說爲米狀不當以稽古字屬皋陶也正義云鄭以皋陶下屬爲句故云鄭兼成讀古絕之是矣云蓋古書或以粵若稽古發篇端周書亦移解然也斯則解爲順考古道可也不必泥于同天之說者三國魏志三少帝紀帝問堯典粵若稽古之說博士庾峻對賈馬皆以爲皋陶謨

順攷古道與堯典之稽古當如鄭君之說以爲同天此經則不可以同天爲說自當別易一解實爲順攷古道之證云此乃爲允當也逸周書武穆解云粤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照而之載云云是亦止可作順攷古道解故引以況此經則此文粤若稽古雖與堯典同解說不必盡同鄭於此文之注雖不可見亦必不與堯典注同何以知之據其于古字絕句則固與堯典文異讀矣蔡解經當從文爲說不可泥于一說也允信迪道謨謀弼輔諧龢並釋詁文厥其釋言文也史記夏本紀錄此篇文云皋繇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龢茲依仿以爲訓

禹曰俞如何皋繇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

注 永長惇厚也慎其身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以庶以厲翼則備味矣鄭兼成以庶眾厲作也以敘九族而親之以眾賢以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也[illegible]謂爾近茲此也【疏】永長惇厚竝釋詁文云者其身脩也信謂其悳者其思慮則謀明庶明勵翼則俱昧者此經是紛辭因禹問而申說上文之意故以咎繇為脩云：分配上文也鄭注見三國蜀志先主紀注及史記夏本紀注又見正義庶眾勵作爾近茲此亦竝釋詁文

禹拜昌言曰俞【注】昌美言也【疏】昌美言也者說文日部文史記云禹拜美言是亦以昌為美也

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注】言親親任賢使政可專延及後者在乎知人在乎安民【疏】經文兩在字屬上文而求故注云親親任賢使政可專延及後本上文為言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注】咸皆時是也言皆若是惟帝其猶難之帝謂堯也其者不決之詞知人安民實非難所難而言帝其難之者蓋聖心沖虛禹推難心當求諸以為易

故論語曰堯舜其猶病諸（枝多羊反）

【疏】咸皆若是時釋詁文。僞孔氏以帝爲堯堯不從之皆以堯舜臣子不應乎議其短僞孔非是故多之云帝謂舜也其是語詞若其諸其歎之其故云不決之詞文十八年左傳稱舜去四凶舉十六族禮記表記稱虞帝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故云知人安民實非舜所難云蓋聖心沖虛皆聖人求賢若渴視民如傷雖人无不知民无不安而心常歉然不自滿止惟恐有不知有不安皆不敢以知人安民爲易竊推舜心當亦如是故云帝其難之也引論語堯舜其猶病諸雍也憲問二篇皆有是言其猶云者擬議不決之詞疑此經其字正同故引以況

知人則悊，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注】悊，智；惠，仁；懷，安也。一曰懷，思也。（悊中桔反　今肯亏仕）

【疏】悊智釋言文。惠仁說文叀部文。毛詩揚之水傳云懷安也釋詁云懷思也此經懷字訓爲安則爲安上之政教訓爲思則爲思上之仁恩二說竝通故兩存訓

能悊而惠，何憂乎驩吺？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恩了采反俗輯小恩要非與

說吳籀七徙反而當爲耐字之誤也據古文變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孔壬甚佞也謂共工也能哲能惠以

舉直措枉使枉者直故无患乎凶人驩兜之屬又隱

故不言鯀爲云而當爲耐皆耐是古能字據史記睢反從能哲能惠則此而實是能字偷古

文當爲耐也鄭注禮運云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從正義云亦有今誤矣皆今書

雖存古字爲耐亦有誤不審其直從而字易也篆云耐從後人不審及劉向說苑於能字皆爲而也是亦有今誤

矣案此則書多有耐誤爲而者此經亦然故云字之誤也云據古文變者說文言部云巧言好其言諂令色

善其顏色皆包咸注論語學而篇說也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故云孔壬甚佞也公羊莊十七年傳云

讒甚佞也甚佞謂佞人之尤甚者也云謂共工也者與說共工之惡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巧言好辭言令

孔壬甚

色卽象恭也且四凶出中讒呼為苗然言出矣鄭以寫所謂言則巧言令色以王自足謂拔工矣論語顏淵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據子夏解以予之言則舉直錯枉使枉者直是仁知兼備之事也哲知也惠仁也故云能哲能惠則舉直錯枉使枉者直故無患乎凶人象注見正義

咎繇曰都亦行有九悳亦言其人有悳乃言曰載采采

行下孟反注俗本作亦言其人有悳史記無人字蔡先生曰書石經作亦言人字後人妄加石經尚書卽僞孔本也為而後刪改者誤矣是知古本無人字僞孔本大誤大古扶字扶

扶也載始采事也言乃撫扶其行為九悳則大體其

為悳乃言其始時某事某事以為驗繇云大也撫鋘反字扶持也

者說文亦部云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又手部解掖字云一曰人臂下也則亦掖古今字詩衡門序云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鄭箋云掖扶持也據序經作詩亦其君是亦誘也掖字也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故云載始采事也詩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是載爲始其詩曰載見辟王曰傳云載始也此下文乃賡載歌鄭注亦云載始也采事也此釋詁文云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皆顧野王玉篇說也此解是精蓋本諸漢經師舊說與云則亦偁繼其有德皆以扶掖之驗可以解亦行之亦而不可謂于亦言之亦故所亦字解作所詮堅文爲之說亦其可謂而已

禹曰何（注）問九德云何也

咎繇曰寬而栗柔而立（注）栗柔而能自立（疏）乃性栗皆必溫和故曰和柔柔則易失之卷縣象帛獘自大乃系成德故云和柔而能自立禮記儒行云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愿而龔 愿乃怨反（注）愿謹龔肅也（疏）愿謹說文心部文洪範云皃曰龔龔作肅故云龔肅也謹愿也

乃威義謂質學兼發焉故愿而恭乃爲直也

亂而敬 注 亂治也亦治才而亦敬者 疏 亂治釋詁文案說文亂爲治亂治也故亂爲治治才者謂賢才也乂亂治也

亦能敬與其乃爲直也故之爲治才而亦敬者

擾而毅 疏 也擾俗乃反小反數

中氣 注 擾順也致果爲毅 疏 注見三國

反 云擾馴也者周禮服不氏學養猛獸而教擾之鄭注云擾馴也 文大云擾馴也敎擾使之馴服云致果爲毅者宣二年左傳文

文乂 僔

直而溫簡而廉 注 簡約而亦廉隅 疏 是簡而

无槩解爲簡約此文生簡當同彼文故大解簡爲簡 約樂注樂記云廉廉隅也此辭廉爲亦廉隅簡閼

剛而塞 注 剛斷而實塞 疏

爲亦廉隅也謂之不偏 約謂亦簡陋之也

也文所引 注 實塞實也 疏 云實心塞實

强而義 注 强毅而義 疏 義謂師注周禮師云

此同與皆皆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

則義字加古當爲誼[illegible]勝誼也所貴乎勝敵者貴其敵從禮誼也又曰勝敵彊有力者用之于禮誼則順治故彊而誼乃爲成德鄭康成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〻下相叶乃成其德

疏 聘誼者說聘禮之誼是以名篇今在禮記引之以證彊必合誼乃爲德也案彼文云有誼之謂勇敢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以立誼也又云故所貴乎勇敢者貴其敢行禮誼也故勇敢彊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于禮誼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誼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云故彊而誼乃爲成德但彼文盛德兼戰勝言之茲節其文不具引者茲無取于戰勝之誼也鄭注見正義云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者總說寬而栗以下九句也上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也下謂栗立恭敬毅溫廉塞誼也假如寬者或不栗〻者又不能寬寬者未可爲德必合是二者乃爲德也其下八句皆放此故云上下相叶乃成其德

別爲[illegible]

叶之韻合也

章厥有常吉哉〔注〕章明吉善也鄭康成曰人能明其悳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疏〕章㠯說戈光慎采章繼出善說文曰譱文戰國策曰吉祥善事說詳見正義云所行使有常者謂行此悳有常也論語述而篇云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有恆可㠯雖于善人恆之言常有常則有恆故云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日宣三悳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悳諒采有邦翕受敷施九悳咸事俊乂在官浚息俊反嚴宜广反翕許及反施式豉反倓剕他拂非其韵矣

〔注〕宣顯也馬說曰浚大也嚴讀曰儼諒信采事也邦謂浚或爲濬〻叚借字也當嚴翼〻敬也祗大敬也諒相翕合也日顯著其三悳早夜敬明其悳于家者謂采地

皆也。言儼然敬行六德以相事於國者謂以仕者也
合受而用之以敷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任事則在官
者皆俊乂之士矣在或爲振鄭兼成曰才德過千人爲
俊百人爲乂相息匠反疏宣顯韓詩淇奧傳說也毛詩云赫兮咺兮釋文云咺韓詩作宣宣顯也馬注見釋文及夏本紀注釋詁云駿大也馬云浚大也皆浚駿音讀通也釋文云浚馬徐息俊反是馬讀浚爲駿也然詩信采事之然釋詁文云浚或爲駿皆據史記云儼爲亦然以爲家云然段借字也當爲駿皆釋文條例云儼與兼成曰與於書之也倉頡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段皆爲之趣於近之而已是古人書字多段借用皆釋言云然以也鄭注引書曰然。了而尚書作翼。是翼了正字然則其段借字也翼敬釋詁文翼以之爲敬以俞亏浚以之設故云當爲翼釋詁祗翼同訓敬喜學翼敬之訓故云祗大敬也詩相說見堯典疏此經詩采當與堯典詩采惠爲同說故訓同假注馬云詩悟恐非也翕合釋詁文佣亦翼以爲家謂修行于家者故云帛亦別繇甚

敬司其德于家者謂未仕者也詳采爲粹則是相事于國故云謂以仕者知此解說證甚司觀儒況氏說於家云以爲卿大夫說爲粹云以爲諸侯田說文雝隸云惟也鄭注見正義正義引鄭馬王本云辨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是則俊非千人千人之英也鄭云千人爲俊者蓋本諸淮南子泰族訓云千人者謂之俊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其百人之名則辨名記未及見泰族訓云百人者謂之豪又與百人爲乂不合蓋此等名偁原无一定各以意說故或異也正義謂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其意不可曉故不用

百僚師師

注 僚官也師師相師效也

疏 僚官釋詁文微子云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是言相師爲惡雖與此相師爲善不同而相師之說則同故云師師相師法也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冰魚陵反俗作凝

注 工亦官也凝成也辰亦時也撫五行于四時故謂四時爲五辰也百官奉

順天時循五時以行政則眾功皆成矣鄭康成曰績成

也 疏 毛詩臣工傳云工官也此文與上僚官之訓故云工亦官也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毛詩桑柔問及

小弁傳皆云辰時此經承上百工惟時之時故云辰次時也云播五行于四時者禮記禮運文五行木王于春

火王于夏金王于秋水王于冬均其日數纏各王七十三日奇土則寄王于四季各十八日奇總之亦七十三

日奇而贏氣餘屬參氣短促率水王七十日木王七十三日火王七十五日金王七十四日弱土分王四季總十

計之凡七十三日為奇故云播五行于四時也以五行分四時則為五行之時故謂四時為五辰也云以官猶

順天時循五時以行政者謂堯典命羲仲叔采敘四時及明堂月令十二月之政令是也漢書魏相傳相采

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

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

司察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
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國方南方之卦不可以
治外方旹興兵治則䜌烋興震治則藝于察興灘治則泄
夏興坂治則靁以王謙于齊天者于養八故太義味也
官以桑四時節授民事君勤滌以說叢順陰陽則日穀
炎㫐屬雨時節察暑號味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
新緜㪿家中米茂家戮蓄民不天妖命會家論者是則
君綫民說上下以怨政教不違而優可以是聽從五時
以行政則簫易昭成矣齊注見正義祁記汶河洒詳云
天隮嚴則生气胎于國南而盛于國以索國方成物生
亡熒則嚴森生气所以成物故云森成
也䨓注易鼎象正位森命大云森成也毋斆侯衍
乂皿羊号令誦尼錄侯夷質反注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言其施敘
繇或國者所熟其教或國以數欲或國游粹或國國數吾
紛云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者說文教從攴也云其
反注教或國以數粹或國國者漢書王莽傳莽上對
曰臣聞勿蘇為奈鮮曰以數侯欲或國云云云欲或國
游者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諫愷引劉蘇乖辟雅教

遜游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兢吉陵反僞孔本作幾依漢書王嘉對事所引【注】兢兢，戒也。業業，危也。馬融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幾謂機發動所由也。一日二日之暫，萬事之機所出，言當戒懼也。【疏】兢兢，戒也；業業，危也，皆釋訓文。馬注見正義。云機發動所由也者，鄭注禮記大學設也。

毋曠庶官【注】曠，空也。曠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疏】此注皆王充論衡𦵏增篇文。孟子曰：曠安宅而不居，以其不居于仁，爲空此安宅，是曠爲空也。曠官，非其人與其職不治，與無官同，故云與空無異。

天工人其代之【注】人謂君也。言君代天官人，不可不得其人也。【疏】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上封事云：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是解此經人字爲王者，故云人謂君也。正義引王肅注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爲之，不可不得其人也。正與馬嚴意合，故合是二說以爲注。

天敘五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僞孔本作天敘有典釋文云有典馬本作五典故從馬勑丑力反與敕同

注 敘次弟也典常也勑讀曰敕敕正也惇厚也天次敘人五常之性當敕正我五常之敎使人厚乎五倫哉

疏 敘次弟也者說文支部文典常釋詁文也說文力部云勑讀若敕从勑叚敕也今字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乃命司服與鄭亦常亦詩注云將勑正之乃命之也是勑之言正此云勑讀曰敕敕正也惇厚亦釋詁文白虎通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誼禮智信也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誼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五常卽五性天所命生人者故云天次敘人五常之性親爲五常之性人各因與性命大之敦以爲五常之敦父子爲親仁也君臣爲設設也夫婦爲小智也長幼爲敘禮也朋友爲信信也中兼之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illegible]文之支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鄭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是五倫夫婦五常故云當敕正我五常之

敦傳凡是于五倫哉

天豑有禮自我五禮五𩫖哉 五𩫖

偽孔本作有𩫖釋文云馬本作五𩫖茲从馬

注 豑爵之次弟也字从豊弟豊讀與禮同以禮次弟爵之尊卑故曰天豑為禮自由也

五禮五等諸侯為三卿大夫四士五也𩫖讀若[illegible]庸用也

言由我五禮用以擾群臣諸侯用五禮故曰五庸 擾而沼反

疏 云豑爵之次弟也从豊弟又云豊讀與禮同皆竝說文豊部文云以禮次弟爵之尊卑故曰天豑為禮皆此豊配弟為豑即其字猶可見次豑尊卑成由乎禮正此經天豑為礼之說也釋詁云由自也說同可轉訓故云自由也正義引鄭注云五礼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上也庶民也聲案礼自天子出天子所以待臣下不灋天子在五礼之中又案曲礼云礼不下庶人蓋庶人衛用士礼不以為庶人制礼鄭君說五礼兼數天子庶民竊以為未顯故改其說云五礼五等諸侯為三皆後世之制多因殷法據鄭君王制注殷制合伯子男為一則

謂之諸侯爵三等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是則周之諸侯雖五等而禮也三等舜典虞諸侯無文可攷或同于殷或同于周總之是三等也禮見鄭注下文惟服云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則虞之諸侯伯同于侯及而下子與周制相妨是又等諸侯為三也六卿大于夫內士五也皆蓋臣下皆當以禮相攝不當命數臣而卿擇諸侯以穆言鄉大夫士理了究是故數諸侯鄉大夫上為五也皆數堯典修五禮注加繫於以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與此異者從文舉肆覲東后之文則是數諸侯之禮故五禮書就五等諸侯言此文則不可同于彼也云會覲皆肅用也皆說文古說文而說文用說解齋字亦云用也則會首肅恭諸同也

同寅叶恭咊衷哉 注 寅逢也叶古文協〻亦咊也以樂和正聲臣諸侯則同逢杜翰者皆叶韻而咊衷韻杜見衷謂心言外內叶咊也翰直佔反

疏 寅維釋詁文云叶古文協協大咊也者鄭注周禮大史職云故書協作叶又注大行人職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說文劦部云協眾之同咊从劦十聲叶古文協从日十是則叶之證眾來以經汁咊林見故云叶大咊也上文樂亦林擊則此當義樂樂和儒引傳云以五和正諧侯單穆五而于證米簡非也正義云鄭以釋釋上樂和共為此美諧故云以樂和正聲臣諸侯則風雖在勤皆韶叶韶而咊意从鄭說也云韶在見皆諭語字是篇云見思韶樂韶云見以韶是韶多就見言也云思謂心者閔二孝子傳云脩使之旗也又云崩其意以德之度又蒼頡篇云意以外之訓也則意之言內是則意說中心也見在外心在內叶韶咊意以內外叶咊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注 鄭康成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顯謂章之言明五等之服為五等之章所以章明其德 疏 鄭注見周禮小宗伯疏下經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鄭君注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illegible]

子男自璪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然則此十二者謂天子之服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璪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也九則自山龍而下上公之服七則自華蟲而下侯伯之服五則自璪火而下子男之服三則自粉米而下卿大夫之服凡五等也上文五刑數士此五服中無士者古者士無章無藻則寀故刑則不謂服則不及或士指盛以謂用大夫服也云所以章尊其德者含虎蜼及黼繡云言成章作成規殺彝之衣服象顯其德是以章顯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用哉

注蓋虞象刑以幪巾當墨以艸纓當劓以履扉當剕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之謂五用[illegible]幪莫紅反扉房沸反𨛜元亨反𢦔爰知反

疏今本白虎通脫闕文此引見于徐堅初學記二十卷者[illegible]云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髕者以墨幪其髕處而畫之犯宮者屨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伏生大傳說唐虞象刑惟不見犯宮者之象其四象悉與白虎通錄文同虞世南北堂書鈔卌四卷引慎子曰以幪巾當黥以艸纓當劓以屨扉當剕

以艾韠當宮此說象刑之制不及大辟其四刑之象與白虎通所說不同今互擇其近是者以當此經五用故云此之謂五用與公羊襄廿九年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犯刑然則唐虞之世无事刀鋸刑殺則此五用當止謂用五刑之象故以象刑爲說設雖不疑以出于己見不殺質言故云與也

政事懋哉

【注】懋勉【疏】懋勉釋詁文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威[illegible]從本皆作畏唐開元時改其下畏爲威釋文云畏馬本作威聲案鄭注周禮鄉大夫職引此亦皆作威畏从馬鄭

【注】天之所謂聰明盍悳者畀民也天之所謂盍皐而加之明威者亦畀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譱乃戰反惡烏路反

【疏】詩烝民正義引此經注云天之所謂聰明盍悳者畀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蓋鄭注也言聰明而不言明威者以鄭箋烝民詩止引此聰明句故從正義不及引明威句注亦但以上句注遞推見下句證亦可知其然

見且云言天所善惡與民同所善謂聰明所惡當謂明威是總解此二句則明威句法竝可推矣故云天之所謂者皇而為己明威者亦與民也然聰明句注而足成之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注達通上天下民也天之賞罰皆與民是上下通也有土之君其敬之哉疏說文辵部云通達也同誼轉訓故云達通云上天下民皆舉上文天自我民而言則達謂天民相通故知上謂天下謂民也

咎繇曰朕言惠可厎行注惠順厎致也言我言順乎可致之于行乎疏惠順厎致皆釋言文下文咎繇言予未有知則此必非自矜謙之語故注作問詞解之史記錄此經云吾言厎可行乎則是證此是問詞矣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

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注鄭康成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思贊明帝德揚

我忠言而已謙也【疏】注見正義讜之言揚正義作揚樂之言曝而揚我忠言則仍作揚寧加曝則當皆為曝加揚則當皆為揚雖曝揚誼皆可通與火為一說今定作揚可也偽孔氏云此下分篇名之為益稷變亂舊章誕妄之甚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注】肅曰禹言帝在上而謨纖慕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發謂孜孜汲汲也復伏孝反【疏】肅注見正義禹言二字肅注本无予以意增之太誓云孜孜无怠則孜孜是勤之意故為汲汲說文攴部云孜汲汲也兼言孜孜誼大同也

皋繇曰吁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墊丁念反【注】鄭康成曰昏沒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民為沒陷之害【疏】注見正義曰沒為昏故云昏沒說文土部云墊下也若然傳以墊陷則墊為下

隨之意故云遂隨也

予乘四載〔注〕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是之謂四載 樏力追反 輴敕倫反〔疏〕說文木部解樏字云山行所乘者繇紀引此經衍澩水行陸行山行澤行所乘已說四載之說案許君自敘說文解字言書稱孔氏古文則與木部所說水行乘舟云云乃孔氏古文說也云澤行乘輴皆說文車部云輴車約輴也蓋是車之歡為約皆可已行涂泥中故澤行乘之也案四載之說水陸舟車无異說山行澤行說多不同史記夏本紀所言泥行乘橇山行乘蔂徐廣云橇也書或作蕝輂直轅車也音八正反彄字箋云橇形如船而小兩頭微起人曳一腳泥上擿進以拾泥上出物今杭州溼淺潟為出者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則橋徐廣云橋音丘遙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服虔云毳音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為人所牽引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諸家之說紛紛各異今定用說

文皆徐廣史記音義引尸子曰山谷衆欒又引曰谷渝
已循涂路派也谷涂路派谷大路澤谷也楯則軌出跟
喻字也則說文與尸子合矣論諸書嘗戕尸子嚴光則
其說爲最古說文出說詞本乳氏又合尸子斯精嚾矣
故从
出

豅山桼木

桼可宥反正義米他物開元
嗟所改也茲从說文所引

注 豅

山谷山也桼樫識也讀若物字又作桼谷下系反樫助夊反識中試反
桼可宥反 注 史記聚米紀錄此文云谷山桼米又錄宥貢豅山桼米他谷山僉米是谿以谷山發㠯豅山出
說已曉後學故喻其說云豅山谷山也䛐訓谷九州出山也云桼樫識也讀若物皆說文米話文國語出語云
山不樫疑貫謎注云樫衆所也說文米說大云樫衆所
也燬則樫識謂衆所其米以爲衆識也云讀若物皆禁
桼是古字俗閱多以物字代桼而廢桼字不用繇䋣不
識桼字未重以俗所習用出物發桼字出音谷使桼字
出詮大因俗所知皆而罔出也說文尺言讀若果皆徵
谿知此號則桼出與物音離同而詮則殺異審衛周拳
敕改桼爲物音是而詮非矣吾从說文可也云字又他
桼皆說文桼字重文作桼云篆文从幵桼是篆文則桼

乃古文矣

暨益奏庶鱻食 鱻息然反正義本作鮮開元時所改非其說矣 【注】奏進也暨益進眾民于鱻食馬融曰鱻生也鄭康成曰鱻食謂魚鼈也聲謂鱻食爲獸魚鼈皆是 【疏】奏進說文本部文云暨益進眾民于鱻食者謂使民得鱻食以給其饑也于此者於也馬注見釋文周禮庖人云凡其死生鱻薨之物鄭仲師注云鱻謂生肉薨謂乾肉故馬云鱻生也鄭注見詩思文正義鄭以鱻食爲魚鼈者魚鼈種類所繁生子且多名以九年生水必溢不可勝食故以魚鼈言出似上言隨山栞木山林出閒爲獸必多必大取以名民食不當舍以魚鼈爲言故聲增成鄭說言爲獸魚鼈皆是

予決九川距四海㕡く巜距川 く君犬反 巜古外反 【注】決行流也九川九州之川距猶致也く巜皆古字今書爲畎澮鄭康成曰く巜田間溝也巜所以通水于川也聲謂く水小流也

周禮匠人為溝洫梠廣五寸二梠為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倍〈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
巜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巜廣二尋深二仞治水必
先事于急故先決九川以致于海乃後濬〈巜以致于
川也畎居犬反澮古外反洫呼穴反梠詳里反溝古侯反濬式池反疏云決行流也者說文水部文孟子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是決為行流也禹貢記諸水名弱水黑水河漾江沇淮渭洛凡九水似可當此九川疏不據以為說而云九州之川皆以水之通流者從謂之川不止于九禹貢特紀其大者爾如灉沮沱潛經皆云導則禹之所決實不出此九水故以九川為九州之川禹貢云九川滌原亦是九州之川也云距猶致也者此文距四海距川史記作致四海致之川是距猶致之意也云〈巜濬古字今文為畎澮皆偽孔氏隸古定本作〈巜唐開元時詔改正義本作畎澮遂相承作畎澮矣說文川部引此作〈

巜說文所據是孔氏古文則〈巜皆古字矣鄭注見夏
本紀注及文選長笛賦注與〈小于溝：小于巜而云
〈巜田閒溝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凡水諧皆可通
言溝也云巜所以通水于川皆〈遂溝洫通耜濬注以
注于巜專巜而注于川是巜所以通〈遂溝洫之水于
川也自〈水小流也迺濬二物聲采說文〈部巜部文
爲說也引湛禾皆說文引攷工記文也云耜廣五寸二
耜爲耦者鄭注攷工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則耦
是兩人各一耜也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者攷
工記〈作甽鄭注云其壟中曰甽：上曰伐：之言發
也然則伐謂所發之土其所發土之如廣深各尺者爲
甽說文〈字重文作甽云古文〈从田川則〈甽同字
也耜廣五寸二耜所發故廣尺準乎廣以爲濬故深次
尺也倍〈謂之遂云：約攷工記而言也記云廣尺深
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是倍〈爲
遂也記又云九夫爲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故
云倍遂曰溝記又云方十里爲成：閒廣八尺深八尺
謂之洫故云倍溝曰洫言倍者皆謂廣深俱倍計其實
鑿之數相差各四之矣云巜水流澮：也皆〈巜之文
皆取象水流之形〈象綿流故云水小流也巜併二〈

為文字盡闕，廣象寬流之形，則澮澮是寬流皃也。云方百里為巜，巜廣二尋深二仞者，大約攷工記文。記云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巜與澮古今字也。案方百里為同，當十成之隧，閒一成為一巜，故云方百里為巜也。計尋八尺，仞七尺，二尋二仞，則廣倍洫而深不及倍，論其廣深，計寬于洫三倍半。介云治水成先崇于海，皆海謂下流，下流多所濬了，可以受上流之水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

注 鄭康成曰：衆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聲謂艱或為根，根生之食謂百穀。復扶又反 種之用反

疏 鄭注見詩思文正義，云衆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戹之食者，此言暨稷，象上暨益之文，故云復也。鄭注堯典云貽者謂水中居民戹于飢，此言艱戹之食，謂澤物菜蔬可以濟艱戹者也。聲謂艱或為根者，據釋文云艱本作根，馬注云云，大作從釋文采也。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此言暨稷播，故知根食謂百穀也。案劉熙釋名云：艱，根也，物根也，則艱為根訓。又說文艱根皆艮聲，則同聲也。然音讀皆同，則字可通，故鄭本作艱，馬本作根。

紹蘇慕

各知其字爲說但馬鄭皆傳古文而字爲異蓋古文爲二本也說雖不同不可偏廢故竝存之尟食

貿遷有无化居尟息淺反尟鱻鮮三字詁各不同今俗溷用一鮮字非也此文據史記云食少調少諭則字當作尟貿䙴實居漢書食貨志作楙遷殘本同正義本楙下有心皆非本字也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善注引尚書曰貿遷有无化居又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元吳澄尚書纂言皆云伏生大傳作貿遷今大傳本見引此經蓋爲闕譌矣宋元人及見其全故得偁之正與李善文選注合是可據矣且與經說允合故定作貿字化罕劉反

注 尟少貿易遷徙也化古貨字播種之始民食尚少使民貿易其有无遷徙其居積之貨賣記曰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此之謂也

疏 說文是部云尟是少也故云尟少文選張平子西京賦云㦡尟亍縛李善注大云云尟少也說文貝部云貿易財也故云貿易遷徙釋詁文云化古貨字者當見也象形和貨帛亦大夫曰爲古化又爲知力形者文求同楚樹嘗陶生物其夫

懋遷古貨三字示乃俗貨也是古字以化爲貨之明證也貨字从貝化聲古文省貝亦云貿易其有無則是播遷播遷其所積之貨則是貿易播二字經總言之注互言之也引史記者夏本紀文云食少與此經鮮食云調有餘補不足與貿遷爲无徙所與貿遷化居故云此之謂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乂吾蓋反粒音立米作乂茲从鄭〔注〕鄭康成曰粒米也乂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復扶又反〔疏〕注見詩思文正義說文米部云粒糂也糂與俗所以米糂是故云粒米也乂養釋詁文云眾民乃復粒食者先是民本粒食經洪水之災不可耕種米粟騰涌上文言艱食鮮食則艱不粒食矣至是遷播百穀民乃復得粒食故云復也

咎繇曰俞師女昌言〔注〕史記曰咎繇曰然此亦美也然則師當爲斯聲之誤與與云諸反〔疏〕引史記者夏本紀文史記錄尚書輒以詁訓代經文據其文與可以究經訓茲言然此亦美也然俞亦然也美與昌皆訓同也師與此絕不類斯則與斯聲

胥征師而證為此據史記此字推尚書當為斯曳胥征師而誤為師故云厥則師當為斯胥之誤與言厥者以不復及也證故不為質言也

朕以厥命者了在位命以

俞朕以宗之止

注 鄭兼成以宗之生所止之處

動之則擾民手反擾亂 疏 注見史記本紀注

惟綏惟肅與猶直

說文无蒙字禁讀用藥也累資侯鎛鐘銘云了代肅繼綏釋山尸而云累皆肅宗厥則蒙字自古以之可用也

疏 惟思綏始乘字猶輔也直當為悳壞字也言思與危始思所以保其身與父已悳悳者為輔

疏 惟思釋詁文綏始說文絲文綏說文解綏字云綏級殺也始也絲成之戒之守也而為字者危也此申說綏始之證也兼宗之釋詁文比據說文引說文云直直當為悳壞字也者據史記作惠據此文當為與猶悳而直悳字訓直下心容或心字靡輔滅不見而為直字故云壞字猶頗注攢弓云不當為與壞字也

惟動丕應徯志

以昭受上帝徯大昊反說文志字乃徐鉉所增與原書無[illegible]蓋隸用識也與說文敘云演贊其志又心部意字解云志也則似說文本有志字或寫書者說脫與詩敘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然則志字从心之：亦聲于六書不謬可用也

注 丕大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于下于是可以昭受上帝之命言當于民心乃永受天休也當多朵反

疏 丕大徯待皆釋詁文云待志于下者謂民安其志意以待于下也案史記云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者於史記以說此經當云動則天下大應之清其志意以待受上帝命但知此說則與經徯志二字文動蓋順經文為說故不據史記

天其申命用休

注 申重休美也鄭康成以天將重命之以美應謂符瑞也重直容反

疏 申重休美竝釋詁文鄭注見夏本紀注云符瑞者符若河圖洛書瑞若景星慶云嘉禾蓂莢及四靈之屬皆是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注 鄭康

咸曰臣哉也當爲我鄰哉鄰哉也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人君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疏】鄭注見正義云志心人君者猶言推心置腹欲忠與己一心一德也正曰詩云洽比其鄰毛傳云鄰近也是臣是下文云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云相須而成此是故采用之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厷古肱反同股【注】鄭兼成曰勤作視聽當事臣【疏】注見正義

予欲左右有民女翼左則箇反注同右尤救反注同【注】左右助也爲亂曰我欲左右助民也當讀爲我也【疏】說文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又部云右手口相助也故云左右助也爲注見夏本紀注

予欲宣力四方女爲【注】治功曰力言我欲宣播治功于四方女其爲之【疏】治功曰力周禮司勳文

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璪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璪子皓反黺方粉反絑氏豐反黹三字並从說文所引故不與正義本同黼方矩反黻分勿反絺中雉反繡息救反

注 師說云衣常取諸乾坤故云古人之象易者象也聖謂易自黃帝堯舜衣裳而天下治繫辭古人謂黃帝也華蟲五色之蟲攷工績人云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正也會讀曰繪宗彝謂宗廟之彝器也虎蜼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以璪知火藻之文黺絑繡文知黺絑米也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

宗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備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性以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繒帛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也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謂○是服章之等級也

會同繢繢胡對反　絺黃小反黻分勿反

凡雉力紫反又乙冰反黹中雜反綉治質反粉午羕反　會古旋反州衣谷爵毳此芮反○公行反差初宜反　○師說者先師衣惠先出說也詳先生所著易歸書十　○七器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九家說卦云乾爲衣坤爲裳故云衣裳取諸乾坤各六爻此十二章衣裳各六是取象乾坤也哉

此者解經象字謂乾坤也云易者象也者易下繫文易以乾坤也以證象之謂乾坤也釋先師此說復深易以推則此古人當謂黃帝故鄭引易下繫文而云然則古人謂黃帝也世本作曰伯余作衣常宋衷注以爲黃帝臣則衣常始于黃帝之時臣无尊料之誼功當歸君故以古人爲黃帝也鄭注周禮司服職引此經而說之云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此正解此經華蟲故采以注此周禮注引繢人文不偁攷工者以攷工傳周禮後合爲一書故也此經與攷工小異故云攷工繢人長鄭注繢人云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爲文采者亦據此經爲說鄭又注書大傳云華蟲五色之蟲則于此經當亦云然矣案鄭注司服云黹畫以雉謂華蟲也茲不以華蟲爲雉者爲繇繢人注言蟲之毛鱗爲文采者則鄭以華蟲爲毛爲鱗形似鷩雉而非雉也司服注言雉者以假文言鷩鷩冕是雉名故以雉言之又言謂華蟲者蓋舉以相況非必以華蟲與雉爲一物也會讀曰繪至雉義而以皆鄭注也見正義說文糸部引此云山龍華蟲作繪蓋當時之本字爲互異或作會或作繪此日月等是畫文當以繪爲正故云會讀曰繪云宗彝宗廟之器鬱彝也者别辭甚

周禮鬱人云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又司尊彝云祼用雞彝鳥彝又云祼用斝彝黃彝又云祼用虎彝蜼彝則六彝皆祼所用而禮記郊特牲云灌用鬯臭鬱合鬯以祼也是彝所以盛鬱鬯也故鄭注司尊彝敘官云彝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也云虞夏以上並以虎彝蜼彝而已皆周禮司服爲毳冕鄭注云毳畫虎蜼謂宗彝也案毳是獸細毛而六彝之中惟虎蜼是毛物故以宗彝爲虎蜼又禮記明堂位云灌尊夏后氏以雞彝以周黃目此舉三代之彝不及虞彝虎蜼亦以獸雞類也據司尊彝職雞彝鳥彝同用則或謂是鳥物故推虎蜼爲虞之宗彝也獸則言虞以上可爾云虞夏者以此是虞夏書故兼言夏其意實主於虞也但虞之虎蜼書無明文故云蓋以疑之說文王部云璪王飾如水藻之文从王喿聲虞書曰璪火黺米然則璪是王文初爲水藻以爲飾故字从王此繡文名璪字亦从王以毀王飾水藻之文同故云璪如水藻之文說文黹部云黺畫粉也衛宏說米部云絲繡文如聚細米也兹合言黺絲繡文如黹細米也者黹繡必先畫以粉畫爲繡米之形了後於其畫粉而粉之故謂之黺絲衛宏以黺黹畫粉與說原不識但黺絲實黹一事皆以畫粉之辭似分

黻絺爲二故不似解黻說亦合言黻絺也然則繡皆先
用粉畫之獨亏絺言黻者舉一以見例也云黼白與黑
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皆說文黹部文攷工記繢人
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黻皆粉爲衣形以象
絲粉其力以黑絲粉其衍是人似兩己相次也黻皆形兩己
粉脊以青黑二色綫所而粉生似兩己相背之形故云
黑與青相次文白絲讀爲黹逆黻絺而下太皆鄭注也
皆見正義經言絺繡是粉繡也絺乃絺葛亏詁无承蓋
古字段借以絺繡黹爾當以黹爲正故讀爲黹鄭注周
禮司服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謂從希冕之希
當讀爲此經之絺古或以絺作黹字太卽據此經爲說
其作希者乃絺字之誤也賈公彥不識字其疏釋設會
鄭意故亏此具說之黹紩釋言文說文云黹箴縷所紩
衣也誼同也云此繡與繪各象六衣用繪裳用繡皆謂
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亏衣宗彝
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亏裳也攷工記
畫繢之事以黹匚爲次繡以𠂢匚爲次鄭注周禮屨人
云凡舄之飾如繢次屨之飾如繡次士冠皃纓屨黑絇
纁純黻祭服之纏飾而繪也是則繪與亏繡故知衣用
繪裳用繡也云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者極二孝

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亦云王者相變
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
也云謂龍為袞宗彝為毳者司服職王之吉服為袞冕
彝冕類神師注云袞卷龍衣也兼成注云彝畫虎蜼謂
宗彝也是也云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皆司服注云冕
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是也鄭注
[illegible]宗[illegible]命云采五色以采顯名同此云性[illegible]采[illegible]凶色
火畫出皆織文則繡對文則異也云十二章為五服
皆粉文畫五服五章哉故知為五服也又服者十二章
九章七章五章三章五等之服是也云天子備為青皆
謂備為此五等之服非謂備為十二章也知皆據周粉
袞冕服九章鷩冕服七章毳冕服五章希冕服三章玄
冕服一章而司服職王之吉服自大裘而冕之外[illegible]為
此不冕之服推之虞帝當備為五等之章服周粉所服
則者皆也云公自山龍而下則九章也侯伯自華蟲而
下則七章也子男自藻火而下則五章也大夫自粉米而
下則三章也案鄭注司服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
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粉米絺无
[illegible][illegible]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无文裳刺黻而

以是以謂在尊與君之意以衣象陽章數奇裳象陰章數偶故云數也準彼注以相況此山龍而下皆當火而下衣五常四爲九華蟲而下皆衣三常四爲七璪火而下皆衣三常二爲五粉米而下皆衣一常二爲三也但周之冕服一章衣无文常粉黻而已此九十一章之服皆帝王異物不必盡同周又冕之服并大裘而冕爲六服是五服之外更有无章之服所謂玄端无文也虞則止有五服是物不必同也周无十二章之服故九七五三一爲五服虞則九七五三并十二爲五等故无一章之服也經中以之文學似服之下故云以爲以是服章之華級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汝聽七始詠正義本作在治忽茲冊 漢書律曆志所引內作納反

注 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十有二雖言六律皆與陽陰經可知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

乎天墜敘乎四時應乃倫本陰陽原情性之以悳感

之以樂其不同乎一唯聖乃為能同天下之意故稱

聞之也女雖皆也為我審聽之也七始詠古文為在治

曶今文或為采政忽

為我亏晘反 曶呼骨反 云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十有二皆

漢書律曆志錄劉歆三統曆云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律以統气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太族三曰姑洗

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以旅陽宣气一曰林

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鍾六曰中呂

曰其適也陽可以統陰言六律則六呂太諦會之矣故

云舉陽陰從可知也舉陽陰從可知也[illegible]注也見正義

言以律呂以下逆銜聞之也林三轉林[illegible]此經之證與

載律曆志云以律呂銜五聲收生八音皆出[illegible]石傳鍾

聲周禮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

太蔟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

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

石土革絲木匏竹國語周語伶州鳩曰聲以龢樂律以

于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節其設也云今之成樂
皆言合此六律以聲八音乃成樂禮記樂記曰正六律
龢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云七始者
天地四時人之始也皆惠先生曰虞義云行天地之數而
惟八卦三才五行葡壽三五相句擾五行于四時故王
七始洽秝律宮行政皆徼此出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
以數四事三王天墬人三統也四事四時所行之政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萅秌冬夏是
也聲樂尚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箸其素
緐注云七始黃鍾太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說
以爲與賓此不也蓋黃鍾子之气天統也太蔟寅之气
人統也大呂丑之气墬統也南呂酉之气秌也姑洗辰
之气萅也應鍾亥之气冬統也蕤賓午之气夏也萅川季
乃冬凡孟乃皆萅陽空陽律孟則人統仲則陰律冬陰
空陰律仲則陽律且天統也季則陰統也故也則是七
皆大爲三才四時說化與而設實同也云順以歌詠五
常之言皆五常謂仁誼禮智信五者人之常性也聽之
則順乎天墬云云與其不同乎一皆易緯通卦驗注云
尺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气通人君聽之
列蘇蕤

可以察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故此言其欲聞知此
也云汝聽者為我審聽之也者謂審其六律五聲八音
明矣七始既否臣為君股肱猶為君耳目故云汝為我審
聽中上言汝與汝為汝以猶是也興采紀注引鄭注
云笏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
政教于五官索隱云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案
鄭答傳古文據鄭注則古文作在治圖非急也故不可
古文尚已亡始詮之詮實精于在治圖吾擇善而从香
據書大傳云六律五聲八音七始出文則七始詠出本
予欲聞傳所傳其原出于伏生者實是今文矣而案
隱云今文作采政急蓋當時今文家說三其本容益
至此采政急予亂字也因所備稍異文故云七始訓古
文作在治圖今文或作
采政急或出言為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後上內反古文作後注書彔辟也弼輔所聽也後
辟男證反云書象辟也皆證是堯典說文
言頌也蠻力詣反注弼與云纔弼戾也亦弼省朋鮮之
引戾之也讀若戾故云弼蠻史記錄此文云予即辟
匡拂予是言我即于眾辟則汝匡正拂戾我故訓事謗

衰辟弼爲違也說文从部云从二人相聽也故云从聽也謂順从也後爲後言史記作後而謗予故云後言謗也

欽四鄰 注 敬女四鄰之職以效股肱耳目之用鄭康成以四鄰左輔右弼前疑後丞 疏 此承上臣作朕股肱耳目云：而言故云敬女四鄰之職以效股肱耳目之用鄭注見正義伏生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鄭君注說本諸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矦以明之 注 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因上林論用人而及之在察時是也爲視讒說之人女皆不察于是當以射侯之禮明之射之爲言繹也繹者各繹己之志故可以明之 下行稼反 疏 云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者鄭注周禮師氏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

東惠先生明堂大道錄云侯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帥教也侯以明之辟廱之大教也撻以記之太學之夏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學之肅之大樂正之誥士也否則威之諺仁之寄肆也則習是教國子之事也云因上林論用乃而及之者上文勸罰偁內德咸事宛言其循德帝言臣獻習言用乃也賢才出于學校故因論用乃而及教國子之事也在察時是茲釋詁文云敷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者刑記敷諺文也敷者各釋厥其志則其乃之賢否可因敷以見言是正以證侯以明之：說故引之云

撻以記之書用識哉

撻土達反 識中吏反

疏 撻古文撻：抶也抶以荊攴懲戒記其戒者有過則撻之記謂懲愆之俾不忘也書箸也箸于竹帛以識其過 撻土達反扑丑了反忘半廢反

疏 說文手部云撻古文撻虞書曰撻以記之案說文所引乃孔氏古文本也故引之云撻抶也抶以荊攴者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鄭注云撻猶抶也抶以荊攴文十八年左傳云歜以攴抶職是抶用

攴也言楙攴者鄭楙記曰楚攴居如奇朴本尺鄭注爲禮記學記云楚荊也則楙攴即楚攴楚木一名荊所以爲攴者鄭獄記者義禮鄭獄篇文引以證獄禮成撻罰之事也說文心部云忘不識也是謂不記識也則記是不忘矣乃愛懲忘度兔懈誦不忘亏心故云記謂懲忘之佛不忘也懲忘謂聾耋也書箸也說文聿部文說文敘云箸亏林宗謂之書蓋古乃作書帷林與宗而以故云箸亏林宗以識其誦

從林林之哉

【注】之維也謂維亏譱也記識其誦欲使改𢢋與林維亏譱

【疏】之維也說文之部云之字象艸木出土上而上維故爲維也下云不則滅之非我謂殺之則此林之不當作之抒解故解爲維亏譱

工以內言之言而歸之

內叔鐸反

【注】工樂官也內言合語也合語之禮大樂正授數小樂正詔之歸謂道歸其詮答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

道徒報反　興喜[illegible]反

【疏】云工樂官也者禮記樂記師乙曰乙賤工也是樂官

瞽工義和樂和大戴義皆云席工亏𠚕陷上寰四季乡
傳工歌文王之三皆謂樂官瞽工也云內言合語也合
語之和大樂正授數小樂正詔之者和記文王世子云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和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
云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文王世子雜是周嗁化
書其所言多為周因前代之和據其下文偁虞夏商周
可見文其上文學世子及學士皆以樂官次騎之命
亂發言乎也知合語之爪虞時以為之此文工以內言
鄭其事也故取文士世子文以瞽說鄉餘記旨古者于
𣴎也語云古者則執為合語之不𣪻于周其來尚矣
是又一證也云錫謂諸錫其諗榮周和大司樂以樂語
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者謂學說與所內之言之
說德慧周和所云興諸是釋言謂誦言語皆己周和成
文解引之介鄭注大司樂云興者以善物喻善事諸讀
以護：皆言古以彰今也俗文由謂以聲下之由誦發
爲內言樣錄由語是興諸之諒與此錄之：諒同以是
與伐之料引以
相次故云答也

假則舉之富之否則感之

【疏】假迺也其迺于義則舉用之答王料所謂大樂正論

造士之秀者而升之是也否則罰以威之若所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是造七叙反屏必政反疏假至說文人部文王制者禮記篇名其文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經舉之兼之楙從文之論造士而升之也此經威之非謂殺之蓋亦猶遠方之屏也故引從文以況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帝一字句一句不屬光天之下讀注光充也蒼蒼生木閒傳以為蒼蒼然生艸木姑如其說禹與帝語緣乎帝而言曰充天之下至于四海之隅艸木所生之墬言其廣也黎眾獻賢也萬國

黎賢皆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尒【疏】釋言云格克也釋文云格猶能也故云炎克也謂克靈无所不逆也譬書山亙原謂王衍說天下蒼生世說云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此皆譬凡此之言猶乃輒謂民眾蒼生漢以皆无是語不可以說此經且此經蒼生實非謂民也漢注又无明文故云蒼生未聞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則僞孔傳言蒼蒼然生艸木總化可通然知其說以他艸木所生之處解可也經云海隅猶方文之都帝之言帝字也一句不繼下讀也故云黎獻帝語皆呼帝而言以釋言云俞然也黎獻釋詁文論語八佾篇云文獻不足也鄭注云獻猶賢也故云獻賢也

賦內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僞孔以此經為傳試能庶左傳所引王符潛夫論考績篇引此左傳同則是俗義元文矣內納釋反【注】賦猶取也取內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攷其衆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庸勞也庸勞力彭反【疏】賦猶取也斂其勞也左傳僖二十七年杜預注也斂勿左傳杜正經文因錄

用彼傳之注云賦猶取也者賦是上取下之名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朝三莫四衆狙皆怒是賦為取證庸勞釋詁文勞謂勞之車服以報其勞所以勞之也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疏 攷績之濬句則下皆不推讓賢善皆不敬應上命乎

疏 云攷績之濬句者上文賦內云云是攷績之濬也釋詁云孰誰也經言誰故注言孰經止一誰字而注兩言孰者據潛夫論攷績篇引云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則以此經本為兩誰字又念此經辭字假引他能則所引不必於原文矣而其義實為允當故亏經文不辭據之以增誰字亏注兩言孰以見其義云尒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敷方亞反 罔亞紡反

注 敷布罔天也帝不如是則並同善惡雜日奏事而天功也

疏 敷布說文手部文罔天釋言文史記云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无功時之言是也故云帝不如是則並同善惡雜日奏事而无功也

帝曰毋若丹朱奡

此帝曰及下皆曰傲字本皆无之史紀據

記錄之文則益帝曰下文亦益稷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又王充論衡問孔篇引此文而說之云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下文引治曰忍賢念山云：文譏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此三引皆與史記合然則漢人所傳尚書皆若此帝曰及下禹曰字乃孔氏古文如此偽孔氏刪去之而以此文屬禹戒帝之言鄭經注堯子也朱章交反說文夰部云朱紼赤也虞書曰丹朱如此讀加生奡字大加說文所引奡否聲反正義本改朱爲米改奡爲傲非也注奡嫚也戒禹毋效丹朱也疏奡嫚說文夰部文論衡問孔篇說此經云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以其子故引丹朱以敖戒之案此說非經意故置不用

惟嫚遊是好奡虐是作

龍反注嫚遊佚遊无度也虐戕也疏云嫚遊佚遊无度也皆下言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是嫚遊无下度也虐戕說文虍部文

罔晝夜頟罔水行舟

頟各俗反注頟頟兼戒曰丹朱見罔水時乃乘舟今水已治猶

罔晝夜頟頟罔水乃推行之洎直叟反推土回反疏鄭注見正義堋淫于家朋正義本作朋說文引作堋隸古定本同堋本音百亙反俗注讀爲朋步登反注堋讀當爲朋朋段借字也鄭康成曰朋淫淫門內疏說文土部云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堋淫于家亦如是段氏玉裁曰云亦如是者謂虞書堋淫字亦如是作也謂則不如是也段其義亦爲喪葬下土則當于从土朋聲之下先引虞書而後引春秋傳乃𨼬君先引春秋傳并及禮周官同謂異文之封窆而後引其文且云亦如是則知是借堋爲朋不取堋謂聲叚字史記作朋淫鄭注亦云朋淫則當从段說故云堋讀當爲朋朋段借字也鄭注見史記集解本紀注云淫門內者謂淫于一家之內用殄厥世予創若旹殄徒典反創七羊反疏殄絕創傷也用殄是殄絕其世我痛傷其如是疏殄絕釋詁文說文刃部刅字或文作創云刅傷也从刃从一或从刀倉聲故云創傷也禮記三年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剏辭甚

皆與偏譯是創兼義偏遺故云偏修與知是

禹曰予娶嵞山辛壬癸甲

儒孜木㭉古文尚書字則予創若時下即接予娶之文脫予字蓋以了録改娶娶于嵞山遂謂後人可羨則也類義說文所引猶存其眞茲特據以正塗同都反正義本作涂下箸土茲本依說文所引娶居水反播文作娶

注 嵞山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㠯辛壬癸甲之日嫁娶奠成昏禮用之至甲始娶于嵞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 會古外反

疏 嵞會至嫁娶說文屾部文云嵞會稽山者哀七年左傳云禹合諸侯于嵞山國語魯語云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注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羣神即謂諸侯矣又鄭注下文弼成五服合防傳禹一而引之則以傳國語所言實禹一事謂則嵞山即會稽之山矣漢書地理志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則嵞山即會稽山明矣云一曰九江當嵞也者廣前一說也漢書地理志九江郡當塗侯國注云禹所娶嵞山侯國也有禹虛則此或國也矣且縣

名當嵞禹嵞山後名與說當矣是時代久遠傳聞異說
不敢定其孰是故擬君蘭存兩說云氏以辛壬癸甲生
曰婚娶皆說本呂氏春秋水經淮水注引呂氏春秋曰
禹娶嵞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今呂氏春秋無
此文其書殘缺闕矣鄭注見正義云三宿而為帝所命
治水皆禹以辛日娶以甲日往
帝命經林四日則凡越二宿也

启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

启輕豊反正義本作啟茲乃隸古定本呱古吳反子將吏反度徒洛反

注 启禹子也呱呱小兒嗁聲詩曰后稷呱矣子猶愛也言己急於治水子生不顧過門不入錄往事以推來而不敢救其絑也鄭康成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

嗁田兮反㤅烏隸反俗輒作憂音同誤矣

疏 云启禹子也皆大戴禮帝系云禹娶于嵞山氏嵞山氏之子謂之女嬌氏產启是启為禹子也說文口部云呱小兒嗁聲从口瓜聲詩曰后稷呱矣此文重言呱呱

與單言所不與也故用說文之證且亦引詩以證言所引詩之民篇文也禮記中庸云子庶民也鄭注云子猶愛也茲取以爲訓鄭又注金縢云愛子孫曰子證亦同也孟子滕文公上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竊意禹聞呱呱之聲當過門之時以急於治水故不皇入君故云急于治水子生不觀過門不入上文帝引用朕以相戒故此言不子其子荒度是勤是錄往冀以推求思不戒敬用此也論衡問孔篇說此經弗子之意云禹己衍戒以見上隱以往推來故己不弼以不肖子也還非此經之始故不用鄭注見詩疏並正義荒奄釋言文云荒奄大也大州四海之土皆下文所謂州成五服至于五千是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弼平必反正義本作弼茲 弼說文所引隸古定本同

注 弼輔信也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各五千里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者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者王城外五百

里其外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
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外當衛服去王城三千
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
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
外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
鎮服其外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
也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
州其外荒服爲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
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之州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

為九州為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閒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已王制之法准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

爲奇也于畿內則子男而已聲謂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壄不得於畿內蓋方七千里之壄分爲九州均之則每州應各得方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準王制之法應封方百里者百七十一國方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凡千二百國猶餘方百里者九方七十里者十八方五十里者三十四及不成國之壄不勝計也皆餘名山大澤不以封而或不足則取諸中州外畔可也蓋中州之大小當同外州以其中方千里爲王畿環畿之外四面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以封四百子男之國不及四之一四游

一家不妨取中州之外畔已埒外州則八州各除名山大澤不封之餘猶皆得容千二百國是九州之內實足容萬國也釁一番反昆戶損反勃直佀反會古外反內毀凶尻反李呂戌反奇占坐反少半式部反勝式登反埒䜣支反

疏云卿輔信也皆說文卩部文鄭注見正義及祁記王粉正義又見詩鷸蕭及毄求正義藷會合向綃之云廣輔五服而成之迷云圖各五乎里皆鄭注審貢云表之五服〻五百里介審云不上之後表服要己五百里輔之是五服〻彤乎罒故一圖而蠻差迷于五乎里于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咎王城杜甸服之中央甸服之外畔四圖各岶其中王城出中五百里故云五百里甸服下尺言去下城苦予里留據其服之外畔蠻言也四圖各五百里則實當方千里王畿之隱故云于凡蠻王畿戊己服言之者己前凡刑司文可據也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

乚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爲方萬里之遠其中方
里繇于畿[illegible]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爲方五千
里宿輔成之至于國各五千里則大爲方萬里而其中
方千里爲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次當周之
侯服由是以推之侯服當周之甸服其次當其男服綏
服當其采服其次當其衛服也要服于周爲蠻服鄭言
以周要服相當皆周而大行人職于衛服之下言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鄭彼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
蠻服夷爲要服也已是九州之內也皆大行人職云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
外謂之蕃國世一見于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則要服
在九州之內矣周禮蠻服之外爲夷鎮藩三服故云要
服之次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次當蕃服也蕃與藩
同周禮大司馬職藩服作蕃畿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周之幅員與禹所成之五服同彼文至于海表即此下
所謂外薄四海故鄭君以舉周之九服以相況也云堯
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爲九州其
外荒服爲四海皆甸侯綏要四服各五百里四五得二
[illegible]

千則圖為二千里四圖則方四千里矣其外四角謚以荒服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而迺方四海矣云此蓋所從地記蠶凶兼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謂此兖也五服乚不千里既地記書所云神州者是案神州之史記孟子荀卿傳引鄒衍之說云中國名曰赤縣木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史記書者系河圖括地象也周禮職方氏跡及荊州記四州正義彭引括地象文正與此所引同華引之者百舉堯之五服繇乚五千里也伊禹從地記書之事米詳例出或邑見方地記書與則或形為所見鄭君自為據也鄒淵林吳鄒縣注太六禹所從地說書曰吳兼東尚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乚爪之是則古書實為予文當嗶乃咎見出今不可戎介云衍州五服之旅獻火崔服皆合五百里故為繇里之此繇國之對長者初嗶五服乚五千里則固為千五百里秭州成五服則四固各圖廣二千五古里則圖為五千里故四圖相匝為繇里之北哧容繇圖之對也案堯典云叶采繇籽則堯之幅員廣矣故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乍是說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告蠶國萬虞之地繇里容百里地繇國異侯伯七十里乎易五十里餘采天于閭田興則堯嗶木為繇里之外

鄭言堯之五服方五千里禹弼成之乃益畢之然當蓋初時隧雖廣大緣水災害泆還者過半故減少也害至水土而治成之乃終復其故域故鄭云然也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許君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元駁與許同是則方萬里之說實爲可信矣乃王肅執方五千里之說以相難韋事矣實非也亦猶用禹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者周之九服與禹弼成之五服相等其九州爲大小當大略同故以周服推之知以禹服之內爲九州也初時用禹服以內爲九州弼州成五服乃以弼服之內爲九州故云猶也上言弼服杏土城三千五百里四圍相距則爲方七千里矣方七千里則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皆益方千里者七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去其一以爲畿內者王畿方千里故以其方千里者一爲畿內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或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而各爲六也數此較大約言之未稱實細數也何者九州大小雖不必謂等數不應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故以爲未稱實也引著燦傳皆哀七年左傳文但從傳

初讀慕

昔禹會諸侯于塗山與鄭所引不同故孫綵疑而問云
案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致
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難何鄭答云頌同
諸侯學土之祀故隸州外傳內傳語數則此注合左傳
國諸門人而引之以國語編諸秋外傳故總云戴秋傳
也云言執末宗則大州之內諸侯也者大衍八是方九
州之外環之舊國迎一見各以其所賢寶縣執禾九州
之外語侯不執至宗唯在九州之內者以宗蕭天介鄭
引誓秋傳穴言此者殺見萬國者往九州之內天州者
方七不里了象容之以證睪派之內縣方年史也云
其數特適牧者鄭注取記王粉云殷之州侯四伯虔變
及周當山牧葬據亮與會十二州又云所十會二戰足
州者山牧也云已諸侯賢者縣之師者師之於縣諸
侯之居已居牧者也云蓋百國一師者鄭師所統之國
當已準縣縣年故已縣百國一師已之于賦侯故云禁
也方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方七十里中國四百方
五十里之國八百計者不四百國者鄭道已一州會
方千里者六對三等之國各已方不里者二計方不里
縣方百里者百千里之方二則對方有里之國三百之
計方百里縣方十里者百已對方七十里小國七四

十九得方十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數居猶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十里之方二也故方千里者二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而奇止言四百者約擧其準數介計方五十里者四當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爲一千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爲一千二百國者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此據州十爲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爲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爲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百國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无正文故言疑以疑之案鄭以畿內諸侯皆子男鄉其說四百子男之國[illegible]秦方千里之縣數在畿內則无餘地以外天子故縣者疑而致問鄭志趙商問云記王制論之畿內之國爲百里爲七十里爲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爲王城縣都亭鄉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甚慮或不盡則堯舜之遠宇在四要[illegible]爲无二以言也公卿大夫爲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于城之大縣關之如幾何而子責急也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

國與公卿大夫之采邑皆不及方五十里其實數與蓋
鄭君猶言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知此計其數以為九
州之內實可容萬國但不成如鄭[illegible]所計齊窮形具計
于後長案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則為方
三千里王制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此言九州
方七千里制國云[illegible]者鄭注王制引書大傳執玉帛者
萬國謂[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而數見來縣會春秋內傳諸侯相舒
土疆減國數少發浚發之夏制中國方三千里之昭求
分為九州而後此年七百七十三國焉然則王制所言
是殷制故與此異也云已王制之參準之八州繼率對
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國四者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百里之國凡一分七十里之
國倍之五十里之國又倍之此準其數則大當計百里
之國之數倍一分七十里者倍之為二五十里者又倍
之為四也所以數者以方百里之國一當方七十里者
二國其奇當方五十里者四國故也然餘又云方百里
倍三封國七為奇謂封方百里者一方七十里者二國
於奇方五十里者四凡七國為奇也餘謂以下新與於
九州容萬國之說而形為之計算也方千里者為方百

里者百子男之國四當百里之匚一四百國則當百里之匚百邐盡匚千里之隧矣故云不得在畿內云匚七千里之隧分爲九州州均之則與州雖各得匚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者蓋九分：之則與分㕣縱橫各截取三分之一亏七千里之圖先以六千截取二千餘一千里又截取三百三十三里尚餘一里又截取少半里少半者三分之一也縱橫㕣幾則得匚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矣言均之者以隧形實不匚亏千如圖且九州大小不必正等特據大數而設言之謂分隧均則九州也云準王制之法者如鄭荅所云鄰率對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也若然準百七十一之數倍之爲三百四十二又倍之則六百八十四誥云鄉對匚百里者百七十一國匚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匚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倍爲之而塗多者以不知是則不覈精千二百國之數也云猶餘匚百里者九匚七十里者十八匚五十里者三十四及不成國之隧不勝計也者鄭箸窮隸具圖附亏篇末學者視圖了可曉也蓋匚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之隧縱橫各餘一編之千里猶多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匚在此取千三百三十里之匚以對匚七十里之

圖經橫皆得十九可三百六十一圖其三隅各爲方千
里者一以其一隅之方千里封方百里之國百又取一
隅之方千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四百又取一隅之方千
里以其十之八封方百里之國八十以其十之二封方
七十里之國大八十其間樹爲家千里而廣三百三十
中者二言其計爲方五十里者二百四十方十里者六
百是則方百里者可封百爲八十方五十里者可封七
百二十而爲餘其外又爲廣三里少半里而亙二千三
百二十之爲奇者經橫各一言茲言封方百里者百七
十一國州餘九也封方七十里者三百四十三國則餘
十八封方五十里者六百八十六國則餘三十四其外
豁谷不成國之隅不附計也云其餘名山大澤不以封
而或不足則取諸中州外畔可也者八州皆爲名山大
澤不以封國之隅或其山澤綿延廣大不止州所餘之
數雖不足以封千二百國則當取中州外畔附從其州
之畿可也云蓋中州之大小當同外州者九州分野不
無大小縣絑秸假設糸也同之數云以其中方千里爲
王畿環畿之外四圖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以封
四百子男之國不及四之一者稽大具圖附于篇末視
圖乃[illegible]數也叚知中州大爲二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

里之匚則除匚千里之外縱橫各爲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在㠯此所爲之數環王畿之四角則少半之哉環畿之外四圍各餘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太半者三分之二也計此四圍所餘之數其爲匚百里者三百八十四其外四角又爲匚五十里者一百八十其外猶爲廣十六里太半里者而其四圍長等率㠯子男之國計之則爲千七百一十六國而其四角緣錯之廣十六里太半里者猶不在數也故四百子男之國不及四之一也叚加外州建國或不象足千二百國之數則可對之亏此㠯取足其數而使外州之牧帥統領之王者无外宇內莫非王土九州畿疆不紛交錯也故云四海一家不紛取中州之外畔㠯埤外州則八州各除名山大澤不對之隱猶留得容千二百國言此者欲見九州實容萬國㠯增成鄭君之說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長中賞反）

注 鄭康成曰九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㠯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聲謂迪道也各道其所領諸

侯敘功衜徒冒反

疏 鄭注見詩蓼蕭正義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其牧者鄭注王制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然則鄭以牧為州長每州一人師則州十二故以為佐牧者案鄭箋詩旄丘敘云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又案鄭志鄭荅張逸云五侯為州牧九伯為州伯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然則十二師者周之牧下二伯也覲禮之伯典州二人而此師則州十二人者案王制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注云殷湯承夏衰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爾然則周之諸侯大州二百一十國故一州二伯一伯所領止百五國此一師領百國制略相仿也云外則五國立長者謂九州之外則于五國之中立一國以為之長一長所領率五國也迪道釋詁文云各道其所領諸侯敘功者十二師五長各道所領之諸侯言迪有功則是達道諸侯敘功也

苗頑

弗即工帝其念哉 注 苗尚頑諸侯即就也弗就工猶言不受工也 疏 鄭注堯典云流四凶者降其位介猶為國君所竄三苗為尚頑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故云苗尚頑諸侯即就也詩東門之墠傳讀也鄭箋詩東亡之曰太云即就也云弗就工猶言不受工也者左傳定元年春王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是其文也上言五服各迪有功此視弗即功謂不肯就五服之所迪是猶左傳所謂不受功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咎繇方祗厥敘旁施象刑維明 正義本旁作方維作惟茲加白虎通聖人篇所引旁鋪方反

注 方林祗敬旁溥也言諸吾惠乃功敘之也叙繇林敬其敘溥敷又形之象是明箸矣鄭蕙咸曰媿美云云

臣盧反 嘗林 疏 義刑解也其下又云上驗揖林行鄭注云林解也 𡈼刑乍足履物不方足鄭注云方猶

疏文注稗祇云今文在治爲辨則在辨同證方謂爲辨則大可訓在故云方在在禮敬釋詁文旁辨說文上部文云言諂吾德了也字敘之也者說取史記文也史記夏本紀云帝曰諂吾德了也字斜之也欲蘇亏是故宗之德今民留則宗不如言其從之降德大兩據此則伯紀蘇云之了史臣所記非帝語矣衆宗之治此紀蘇之兩其留莊嗟戴此嗟在托帝皆帝侯美其皆友故繇介古禁婦美亏二臣其謂紀蘇亏是云之則祖宰緯此象形留此後之友恐非是也且云不如言其從之則亿既象之其非所謂象其矣故錄取其一二語而不用其餘文也云紀蘇在敬其敘者紀蘇與宗同僕幾職經言祖乎敘雜羣了相雜敘之文當非謂紀蘇敬宗之所敘由是各敬其職也故云在敬其敘鄭注見正義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紀力反搏西各反拊方㑄反

注鄭康成曰戛櫟也戛擊鳴球已下樂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繇與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

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 戛訖黠反縣亡然反練可… 閒反節子結反令編非鼓…

注見正義及周禮大司樂疏云戛櫟也者釋文引馬注大云戛戛則鄭君從馬讀也櫟摩足云櫟擊也戛則戛大是擊也云戛擊鳴球以下數器者鳴球以下數器謂搏拊也琴也瑟也上言戛擊下備目此數者則是總象戛擊之文也樂記曰堂上云搏擊大琴大瑟搏戛同字鄭注從云搏擊謂柷敔此不以戛擊為柷敔者從文云拊搏本聲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則此數者皆是樂器故以搏擊為柷敔此則下文所言柷敔則戛擊自非柷敔故解為異也云鳴球玉磬也者說文玉部云球玉也詩云鳴球則是以為樂器而益磬者以玉為樂器則惟磬也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王磬齊之也者周禮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縣者義禮鄉飲酒記云磬階間縮霤大射義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是縣本在堂下周禮太師云帥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云登歌擊拊鄉飲酒大射禮皆工四人二瑟瑟先升自西階入圖聖是搏拊琴瑟與歌者皆在堂上故以鳴球與搏拊及琴瑟俱合以詠是以合堂上之樂也禮記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是堂

上爲賓也登歌本縣堂下以王爲賓之故進之堂上也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鄭氏注周禮太師及禮記明堂位皆爲此說案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是則鄭君所本也但未見糠中以糠之云賈公彥周禮疏云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亦皆在亡逸中數則所云裝之以糠亦米之書大傳也公彥謂書傳亦此文今則幷白虎通亦不見或是引則亦當亡逸矣說文言部云謳歌也故云以詠謂歌詩也

祖考來假 注 鄭康成曰謂祖考之神來至也 疏 注見大司樂疏假之言至故云謂祖考之神來至也

虞賓在位 注 鄭康成曰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 疏 注亦見大司樂疏白虎通云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則虞賓是丹朱鄭康云二王後者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是則二王後皆天子所不臣則虞賓不臣丹朱當更爲高辛氏後帝高辛氏後不詳其人故直言二王後而已所以不臣二王後者白虎通云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

羣后德讓 [illegible]

注 鄭康成曰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以上登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以上時掌反

疏 注亦見大司樂疏孝經孝治章云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是天子宗廟爲諸侯助祭經云羣后則是諸侯助祭者矣云以上登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者以上謂上文祖考虞賓及此羣后也白虎通云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之云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靜賤鏗鏘也樂則堂上之樂衆爲降神故以祖考來假爲堂上之樂所感鬼神猶感而況乃于虞賓羣后與祖考聯文可亦同之矣堯典所謂神人以和也

下管鞀鼓 鞀徒刀反字或作鼗亦作鞉播文作磬

注 鄭康成曰以下言登廟堂下之樂故言下管謂管如篪六孔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爲琯故或加玉作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以下行豫反篪直支反琯古緩反

疏 鄭注亦見大司樂疏鄭仲師注周禮太師云下初擊鼓

管籥管者在堂下是下管謂在堂下但此經言下不但謂管鞀鼓及下文柷敔笙鏞以在堂下故云以下言舜當堂下之樂故言下云管如篪六孔者說文竹部文鞀艸師注周禮小師大云鄭而康成注小師職云管如篴而小并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又廣雅云管象篪長尺圍寸八孔无底說各不同蓋定从如篪六孔之說者風俗通引禮樂記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實所引禮樂記其紀戴禮中樂記之逸文哉也或是緯書哉總之是古藝可信者言管六孔當不謬也川風俗通又引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文言管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然則言管六孔者當知之密樂風俗通又云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然則篪亦管類長于管才一寸形物相似惟孔不同故云管如篪六孔見所不知者惟孔少介形物則知之也云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為琯故或从玉作者說文竹部管字篆文作琯說云古者玉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于泠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从玉官聲據此則此經之管當是玉琯故鄭引大傳以說所引大傳之文今以闕說

故據風俗通所引也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者康成注周禮小師職云鼗也

合止

柷敔

柷昌六反　敔魚呂反　【疏】鄭康成曰合樂用柷柷狀如漆桶中爲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所以作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漆子吉反俗輒他淺反樂音同字形桶徒孔反又土孔反椎直鉏反撞直江反【疏】注見大司樂疏及詩爲譜正義云合樂用柷者鄭注義禮鄉飲酒禮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經言合止柷敔〻之證爲止也止指敔言則合指柷言矣云柷狀如漆桶中爲椎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所以作樂者風俗通引禮樂記云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爲椎止用柷止音昌叔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然則鄭叔所云椎其名止昌叔故禮樂記言中爲椎止用柷止音昌叔也云敔狀如伏虎者說文支部云敔禁也一曰樂器椌楬也所形如木虎云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注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聲栗樂擊兵則以籈

于敔背鉏鋙上擽之而樂闋故云所以止樂今吾鄉蘇州府學中猶有柷敔予皆見其形狀得知鄭君所說

笙鏞以閒 鏞隸古定本作庸會書本改作鏞茲从鄭閒吉莧反

注 鄭康成曰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大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居中賞反

頌余封反 疏 注亦見大司樂疏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者義取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鄭彼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云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孰有成功大謂之頌者大射儀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注云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夾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磬同省

文也古文頌爲庸是則庸頌同字此所謂庸與假爲鏞
爲之頌磬頌鍾故云大謂之頌又周禮眡瞭職云擊頌磬
磬笙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
或作庸庸功也說與此注同也云頌大是頌其成也頌皆
頌本頌兒字皆以爲其頌兒形頌之誼故詩敘云頌者
美盛德之形頌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則頌是形頌
其成功也云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者釋詁云間
代也義取鄉飲酒禮及燕禮皆云間歌鄭注云間代也
謂一歌則一吹則是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而相間代也
此所謂笙入是鐘磬雖非義取所謂笙而間字之證
則間歌同大謂堂上堂下相間代也然則以間云者
其此謂鐘磬與堂上樂相與別總管鞀鼓以下皆間
代而作與

鳥獸蹌蹌

蹌七羊反正義本作蹌隸古定本作从 蹌樂說文及鄭注周禮皆引作蹌當作蹌

注 鄭康成曰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

疏 注大見大司樂 說文倉部云蹌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蹌蹌蓋不用其誼者蓋說文解蹌字之本誼蹌从倉从食省故云鳥獸來食聲是其本誼如此以注此經則不如鄭誼爲優也

簫韶九成

从孫箴

鳳皇來儀 簫息堯反正義本作簫隸古定本作簫樂聲也九成今傳云見釋詁簫者說文竹部云虞舜樂曰簫韶鄭則當作簫〔注〕稱古文鳳皇讀若皇鄭康成曰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儀匹也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止巢而乘匹〔疏〕云稱古文鳳者說文鳥部文云翟讀若皇者說文羽部云翟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从羽王聲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故書皇作翟鄭仲師云翟讀為皇書亦或為皇康成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然則古鳳皇字本作翟周禮故書可證也漢乃以制字翻用皇字而翟字絕廢賴鄭注周禮猶存故書之字足已蕭說文先讀說文翟讀若皇者未免欣八八長識中皇字以發明翟字之旨說欲以古證後學亦賴于此采用之大版蕭也鄭注見公羊傳十四年疏及大司樂疏云簫韶舜所制樂公羊疏引之實作簫韶疏則據說文竹部云虞舜樂曰簫韶簫于經文定作簫字故于鄭注改作簫韶也宋白虎通引禮記曰舜樂曰簫韶又宋均注

樂說云簫韶之言肅雍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
簫韶又鄭注周禮引此經作箾韶據此諸文則簫字來
可云非苟定作箾者蓋箾與簫古今字作古則作箾也
云樂備作謂之成者周禮樂師職云凡樂成則告備是
備作爲成也儀匹釋詁文云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者
釋鳥云鶠鳳其雌皇又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歌云
卓氏卓氏女文君好音相如以琴心誂之索隱錄其詩
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云云則鳳是雄
者皇乃其雌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注】鄭康成曰磬有大小夔語辭曰予擊
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眾尹正允信
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信得其諧龢【疏】注大見大司樂疏云

磬有大小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是磬有大有小也云
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者周禮太師職云令奏擊拊先
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或當拊然則拊與擊俱是作樂
之之謂蓋攷擊之有與介今同是石而擊拊異言之皆
部說蔡

是以石大小之異而異其言也案康成注太師職不从先鄭說而別為解云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注此經上文搏拊大為是說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蓋此拊若大是所擊之物而總象擊文不當廁于兩石之間言之自是以拊與擊對舉而著其攷擊之異故解或不同鄭君望文為說也庶幾允信依釋詁文尹正釋言文

帝庸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旹維幾 陟以本陟作敕維作惟茲从史記所錄

注 陟帝依應天命故曰陟天之命當其可之謂時幾則能成天下之務

疏 僞孔氏改陟為敕夫天命不可易敕也言敕天之命猶不詞傳訓敕為正：天之命亦不詞又申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言奉天命可也顯奉非敕字之訓是沾出之說則敕字不可誦矣史記錄此經云陟天之命斯為允當必古尚書原文也云陟帝依應天命故曰陟天之命者帝依者天命所在也陟帝依則應之天命是為陟天之命也云當其可之謂時者禮記學記文云幾則能成天下之務者易繫上云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其證也

乃歌曰股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喜所其反正義本作喜熙

以隸古定本

注股肱之臣也喜讀如詩頌釐僖之僖僖和也元首君也先言股肱亟任于臣也工讀為功功事也熙興也羣臣叶咊以輔其君則君德振起而百事以興矣遹因

其疏云股肱之臣也元首君也皆依其大傳文與說申昭反大云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據古經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足股肱之謂臣則元首謂君矣云喜讀如詩頌釐僖之僖僖和也者釐僖詩周頌篇名也其詩曰釐僖成王毛傳云僖和也熙與僖皆得喜聲聲同則字可通故讀以之也偽孔傳以熙為喜樂盡忠夫喜樂非人臣大節之節盡忠則經外增益之說朕為不合不如讀為僖訓為和則叶贊和衷之說也于說為完也但今毛詩釐僖之僖不从人偽孔曰僖樂說文无曰僖譬喜也字則从口者乃世俗之講字不可用也說文人部云僖樂也與毛傳和也之訓近則知毛詩實作僖也正義言鄭已亦作熙為偽臣故云先言股肱亟任于臣也用鄭說也

以隸隸

周禮肆師云凡師不功兼成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工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故云工讀爲功亓興維時辭天功亓記作維時相天事故云功事也與興釋詁文

咎繇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颺亦尖反

注 拜手拜頭至手所謂空首也颺大聲也鄭康成曰使羣臣念帝之戒

疏 云拜手拜頭至手所謂空首也者周禮大祝職辨九拜三曰空首鄭注云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是即拜手紀周禮之所謂空首[illegible]仿彷周禮鄭注而爲解焉泮水詩云不吳不揚鄭箋己揚不讙譟不大聲是則揚爲大聲颺與揚同故云颺大聲也鄭注見夏本紀注云使羣臣念帝之戒者上[illegible]術流光言股肱喜于戒臣咎繇聞帝歌而言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婁力寓反隸古定本如此正義本亏上加尸俗字也省悉井反

注 率先導也興起憲灋數者察也戒羣臣相率作起事功當謹守法

之濬度又數數者察了也言成湖言欽哉今寧之也光遜

菑反讀大敘疏云辭光識也者說文言部文眾起釋言

反數色斯反釋文憲法釋詁文憲數巧言詩鄭箋語也

釋言云憲亟也亟之言

亟數也者察亟釋詁文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注賡古文續載讀曰再載鄭兼成曰載始也聲謂良善也一說良量事也量事而動不失職限也康安也

疏庶事者元首康難于君之謂云賡古文續者說文糸部文大東詩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賡字從庚故爲古文續案說文賡從庚貝不言庚聲則今乃讀作公行反失之矣云載讀曰再者說文丮部文今經典輒以載代䞉䞉不復爲䞉字矣惟隸古定書有之䞉從丮之也鄭注見正義載之爲始說詳肯文載采采之疏聲謂良善也者昭十八年左傳云我良友也服虔解誼云良善也云一說者劉熙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良量也量事而動不失職限也曰正其疏辭

說也此說于此經允合故采之以備一說兼存釋詁文云責難于君之謂也者孟子離婁上云責難於君謂之恭此及下歌皆先言元首卽辭欲言治亂之機皆由君上是責難于君之謂也

皆叢睉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才公反睉倉果反惰徒果反又徒臥反墮徒果反

注 馬融曰叢總睉小也鄭康成曰叢睉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惰謂懈解弛也墮壞也解佳賣反弛式氏反

疏 馬注見釋文鄭注見正義叢是聚取集故馬訓總鄭言總聚說文目部云睉目小也是睉爲小義故馬鄭皆解睉小[illegible]記[illegible]云[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解懈是懈與解同[illegible]解息則廢弛故云懈解弛也說文𨸏部云敗城𨸏曰隓又土部云壞敗也故云墮壞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注 拜荅荅[illegible]辭也受其言故荅拜之明上之不虛取于下也往欽哉皆戒羣臣各往敬其職也

疏 俞之言然是受[illegible]辭戒也故云

受其獻故答拜之者其拜受其言是不虛取故云以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記燕義云利无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云往飲哉者羣臣各往飲其職也者上文賜言皆念哉鄭注謂使羣臣念帝之戒勑則是時羣臣咸在則帝舉以勑之戒而言往飲哉以不偁者以勑鑿自是戒羣臣也

益稷弟十六 僞孔氏因析皋陶謨爲益稷之文謂自帝曰來禹而下分之別爲一篇名之曰益稷正義云馬鄭王所據書敘此篇名棄稷然則本无益稷篇目蓋僞孔氏作僞以勞息說者作一篇錄於經字以傳會篇名故變名益稷是不可不辯 注 孔是逸書十三今亡

尚學書十六　尚書十五

弼成五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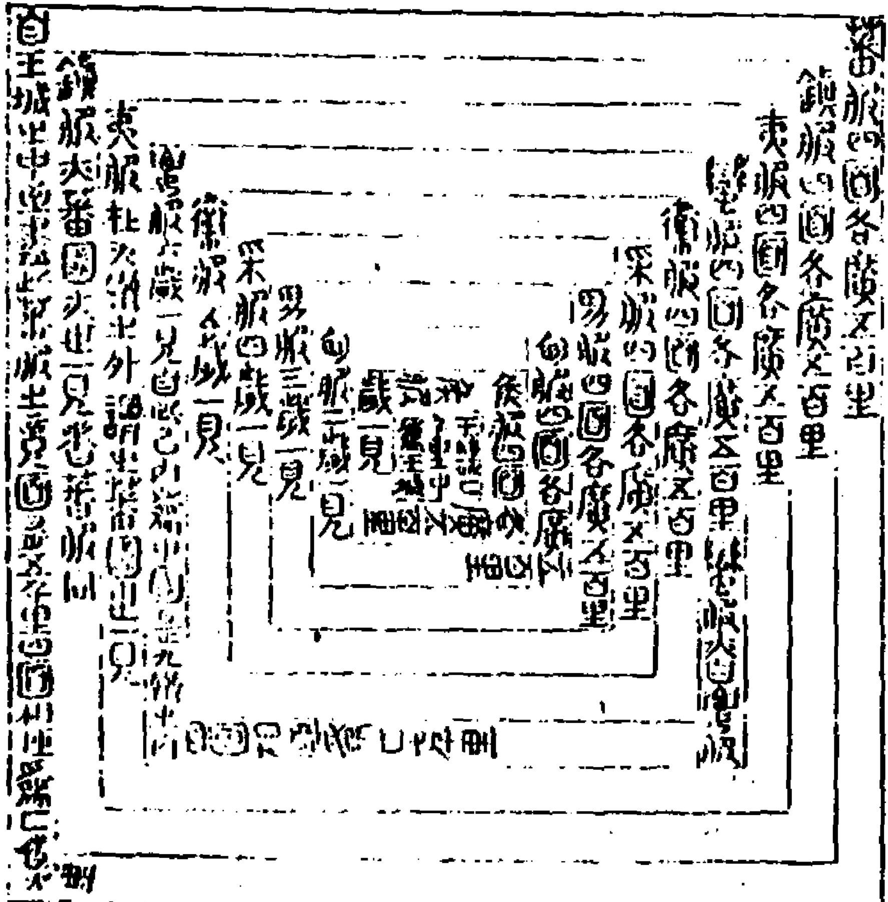


中二千里爲甸服國語曰昔先王之爲天下也規二千里以爲甸服是也甸服中爲王城據周禮考工記周之王城二九里度最雖元文已殘或大如鄭氏說則王城在甸服之中四面各千四里半自王城之中央至甸服外畔四面各五百里爲貢所謂五百里甸服也其外侯服言外畔去王城若千里者皆據王城之中央而計之也

經云州既五服逌于五千繇乘成以求治化熟土錯出廣輪五服而成之至于四各五千里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中爲王畿其州當侯服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其州當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其州當衛服又其外五百里爲蠻服綏服周蠻服相當蠻服之州當其夷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鎮服其州當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今依鄭說而爲此圖畫爲方格十重每格五百里圖成五千里四圍爲方萬里長案周禮職方氏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之謂九服蠻服即要服大行人以衛服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是也蓋采貢五服服五百里統爲周文而于五服又各言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等謂是畿州成之數則文米甚周周禮王畿方千里外分九服各五百里與是方萬里之周文也太政云諸侯或內以歸四之詠與周之幅員同然之疆域鄭故據周禮爲說足以證州殊五服爲方萬里矣茲并附周禮九服圖于左方云刱之辭錄

附

周禮九服圖



鄭沼謂鄉成之服輒縱此形九服以況故畫此九服圖以附于鄉成五服圖後云

濈乘成旨樂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
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
而各有六蕃妹傳旨宿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宗者萬國
言執玉宗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
百方七十里之國四百方五十里之國八百計咸一千
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墬餘爲一千二
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閒此與
君計九州容萬國之數也○正以樂服之內方七千里了
然容之數說以此見州成五服爲方萬里以咸俗儒五
服方五千里之說也察案方七千里之墬實足容萬國
求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非料也且謂四百
國在畿內則不足以容所韋其實大非也齊以爲九
州之外雖不必大小適等總計每州建國之數必先
等畫其畔使大小齊均乃可計今盡畫九州之畔必縱
橫皆三三分之則三三而九矣方七千里之墬先取六千
里三分之每分得二千里餘一千里又三分之又得三
百三十三里少半里縱橫皆然則每州得方二千三百
三十三里少半里者以封三等之國可容千二百國而
合餘八州凡九千六百國矣畿內尚有四百國則中州畿
外墬須實大可封之也謹以二圖于后則形勢了然矣

一州以三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徑三千里國之圖

說州爲千里之以可封以百里之國百

縱三百三十里橫亦如之可封以五十里之國百二十縱餘以十里者三百

又說爲千里之以其廿八封以百里之國八十以其廿二封以五十里之國大八十

說州爲千三百三十里之以封以七十里之國縱橫皆得十九可三百六十一國

縱千里橫三百三十里又可封以五十里之國百二十六餘以十里者三百

又說爲千里之以可封以五十里之國四百

州中三等之國自當大小相錯豈必大國在國小國分界各隔如此然圖者便計算爾

如圖式可封以百里之國百八十以七十里之國三百六十一以五十里之國七百二十凡千二百六十一國其餘以十里者六百又廣三里少半里而亙二千三百三十里爲齊者縱橫各一如鄭說一州千二百國又王制徙國之法以百里者當一分以七十里者皆之以五十里者四之數則當從以百里之國百七十一以七十里之國三百四十三以五十里之國六百八十六凡千又二百國其餘六十一國及其不成國之餘附庸間田以名山大澤不以封之謂也

廣三里少半里亙五千三百三十里者亦行

九州中州之圖

設此為九州之中州大為方千三百三十三里少半里其中方千里為王畿王畿之四旁各從千里而廣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各為方百里者六十方五十里者二十而猶餘廣十六里太半里之[illegible]也其四隅皆為方六百六十六里太半里各為方百里者三十六方五十里者二十五而猶餘外向廣十六里太半里為總而計之凡為方百里者三百八十四方五十里者百八十四外猶又向廣十六里太半里者分而與四圍之外分其外畔以與外州而于其中途四百國猶實以與為餘也

設此方千里之方為王畿誠禹貢所謂甸服也

前圖計外州為方千二百國八州共九千六百國但其州皆有名山大澤不封也除此其州中名山大澤多而或不足容千二百國則取足於中州故又為此中州之圖以著其疆域廣大可于其閒延外州之如途諸侯而使外州之數師統於此而其中之畿猶實大猶可封四百國而有餘以足九州之內各除名山大澤不以封而足容萬國誠如鄭氏所說也弟九州疆域之廣大小雖其形勢未必然一一方正直如此圖者設法以便計耳

隸與史籀樓標題凡百九十六名注百二字釋音
辭字百一十九音疑百一十一字隸書標題及圖
名皆不數後諸篇皆然
九篇讀文十一名篆文一凡十二篇百四十注十
五字疑二百四十一字
敘辭篇釋文九百五十八名篆文十四凡九百七
十二篇注四千二百七十四字釋音辭字千八百
五十九音疑二篇二千五百一十八字
附圖四覈圖凡卅十二字圖凡八百五十二字說
凡千三百四十八字

尚書今注音疑篇二終